

開明書店
二十周年

紀念文集

馬叙倫



葉聖陶編

開明書店
二十周年紀念文集

中華書局

責任編輯：周振甫

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

葉聖陶編

*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王府井大街36號)

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

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 1/32·13¹/₈。印張·277千字

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數 0,001—4,000冊

統一書號：10018·572 定價：2.55元

再版題記

中國出版工作者協會同中國青年出版社定於一九八五年秋天，召開開明書店創辦六十週年紀念會，出版紀念冊，再版開明書店十週年紀念集《十年》及《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》。承蒙中華書局熱誠贊助，突擊排版印製《開明書店二十週年紀念文集》，使它能及時出版，分贈參加紀念會同志，開明書店同人同聲感謝。

這本學術論文集，是葉聖陶先生編的，在一九四六年出版。它有一個特點，對每篇論文，從學術上作介紹，指出它的特點和探討的問題或研究的結論，這在當時是很少見的。像呂叔湘先生的《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》，指出主語的分析，「或為施受關係（A式），或為位置（C式），或為儘可能地應用每句必有一主語之原則（D式）」，並指出「這個比較詳細的句型分類可以供給繼續討論的基礎」。這是就國語句子的剖析指出本論文的特點，可供當前語法研究者探討。再像王了一先生的《新訓詁學》，指出新訓詁學不同於舊訓詁學的纂集義訓、注釋字義、聲韻通轉，要用歷史觀點研究語義的產生、演變或死亡，研究語義的擴大、縮小和轉移，並及語音、語法和語義的關係。這對於當前訓詁學的研究和討論是很有價值的專論。像錢鍾書先生的《中國詩與中國畫》，「指出一中國藝術批評史上之問題」，詳微細剖，以明「詩畫兩藝術各抱出位之思，彼此作越俎代謀之勢」，並廣博地徵引中西美學及文

評家之說，加以考論，本身就是一篇美學和比較文學的傑作，對於當前研究美學和比較文學都有很大的參考價值。像郭紹虞先生的《論中國文學中的音節問題》，研究漢語的特性，探索漢語音節的成分和性質，論自然的音調和人爲的聲律，論及文言、語體、駢文、律體的差異，說明音節上自然的與規律的不同，聲音語與文字語的不同。對於當前對古代韻文和散文的探討，對新詩格律的探討都提出了有價值的意見。以上是觸及到有關當前學術討論上的專著。再像浦江清先生的《花蕊夫人宮詞考證》，考明「作者或爲前蜀開國主王建之小徐妃，亦恐雜有其姊大徐妃與後主王衍諸人之作。末附宮詞校定本九十八首及疑誤之六首」，可以糾正前人之誤。郭沫若先生的《考工記的年代與國別》，列舉方言方面的、衡量各方面的幾個證據等，考定《考工記》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作品，「是齊國人所記錄的官書」。以上兩篇是屬於文史方面的考證，提出了不同於前人的結論。此外像游國恩先生的《論〈陌上桑〉》，從題材、時代、本事作三方面探索，給我們分析作品提供了範例。顧頡剛先生的《辛未訪古日記》，可以用來跟解放後在考古發掘上的巨大成就作出強烈的對比，增加我們對新社會的認識和熱愛。翦伯贊先生的《臺灣番族考》，有助於我們對臺灣兄弟民族的關心，也都是有學術價值的專著。

葉先生編這本學術論文集時，對這些篇論文都作了介紹，這對我們了解這些篇論文是很有幫助的。葉先生又稱編這本論文集時，「學報集刊之類仍然不大看見。這本論文集的出版，也可以喚起一般社會的注意」。現在再版這本論文集時，情況大變了。黨的雙百方針得到貫徹，學報集刊之類風起雲湧，盛極一時。這本論文集中的論文，有的在當前的學術討論上還有作用，有的還保存着它們的學術

價值。但書已難找，值得再版。再版時，呂叔湘先生提出浦江清先生的《花蕊夫人宮詞考證》，在編論文集時，沒有把附錄一《花蕊夫人宮詞校定本》、附錄二《諸本次第表》收入，這次再版當加補入。因就《浦江清文錄》中所收這兩篇附錄補入。又錢鍾書先生的《中國詩與中國畫》，收入《舊文四篇》時作了修改；這次收入新編《七綴集》中，又作了大的修改。本書再版時即用了最新修訂本。這裏對呂、錢兩位先生對本書的再版給與幫助，表示深切感謝。這篇題記本請葉聖陶先生寫的，葉先生囑葉至善先生寫，至善先生已經寫了開明書店十週年紀念集《十年》的題記，這本書的題記囑我寫，因此作以上交代，並就本書論文所附的介紹作了札錄。

周振甫

一九八五年一月

序

開明十週年的時候，出過一部小說集《十年》，邀請當代作家各惠一篇，算是紀念開明十週年同時紀念新文學的長成的意思。

到今年，開明二十週年了，也要出一種書刊來作紀念，就有了這本論文集。

學術界有個好風尚，某一位有道飽學的先生逢到整壽，他的友好就各抒心得，寫篇論文，集合攏來，算是給他祝壽。祝壽原是世俗的事情，而且關係只限於致祝與被祝的雙方；大家寫篇論文可不好了，意思自然在闡明學術，論關係和影響又普及到廣大的社會；所以說是好風尚。這本論文集的出版，取義大致相同。雖說開明是書店不是人，即使把書店看作人，他決不至於狂妄到那樣地步，自認為有道飽學；可是開明也不敢妄自菲薄，把人比起來，他願意做一個有志向學的青年；那麼，當他二十歲的生日，他的友好各給他一篇論文，鼓勵他努力上進，他正該感激興奮，受之不辭了。

各大學都有學報，各研究所往往出集刊，這類書刊表現出學術界最近的成績。八年的抗戰期間，由於種種的關係，這類書刊出得非常之少。到現在，勝利一年多了，大約因

爲戰時的創傷還沒有全愈，學報集刊之類仍然不大看見。這本論文集的出版，也可以喚起一般社會的注意。縱使社會環境惡劣，學術空氣稀薄，出版條件不佳。真心研究學術的人是決不肯放棄他們的崗位的，如論文集執筆的諸位先生，有心爲文化服務的出版家也決不肯忘了他的使命的，如開明。自然，這本論文集只是個引子，希望由於他的號召，學報集刊之類會漸漸的多起來。

集中的文篇限於文史的範圍，因爲開明出版的書大部分屬於文史，彼此可以配合，調和。

對於惠稿的諸位先生謹致真誠的感謝。

一九四六年十月葉聖陶

目次

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	呂叔湘(一)
論中國文學中的音節問題	郭紹虞(五一)
一 音節的成分	五三
二 音節的性質	五四
三 文氣——內容的律聲	五六
四 自然的音調	五九
五 人爲的聲律上	六五
六 人爲的聲律下	六九
七 永明體的音節	七五
八 吳體的音節	七八
花蕊夫人宮詞考證	浦江清(八五)
一 前人之舊說	八八
二 中元節之問題	九五

三 宮詞與宣華苑·····	九九
四 所謂「逸詩」·····	一〇五
五 前蜀之花蕊夫人·····	一二三
六 餘論及結論·····	一二八
附錄一 花蕊夫人宮詞校定本·····	一三四
附錄二 諸本次第表·····	一三六
考工記的年代與國別·····	郭沫若(一四九)
中國詩與中國畫·····	錢鍾書(一五七)
新訓詁學·····	王了一(一八九)
論「陌上桑」·····	游國恩(二〇五)
一 題材的追溯·····	二〇七
二 時代的推測·····	二一〇
三 本事的分析·····	二一四
辛未訪古日記·····	顧頡剛(二一九)
臺灣番族考·····	翦伯贊(二三一)

一	前言	三三
二	臺灣番族諸部族的名稱及其分布	三四一
三	臺灣番族的經濟構造及其生活方式	三五四
四	臺灣番族的家族形態及其氏族組織	三七四
五	臺灣番族的意識諸形態	三八六

從主語賓語的分別談國語句子的分析_(註)

呂叔湘

「主語」是分析語句時最基本的一個概念。可是「主語是什麼？」文法學者雖有種種的定義，實際上決定一個詞或詞羣是不是主語，並不仰仗這些個定義。在歐洲語言裏，這是由名詞和代詞的「格變」以及動詞的種種形式來決定的。國語沒有這種形態上的分別，就只能憑施受關係和詞序來決定。通行的體系是參合這兩個標準而成的（頁四一表內列爲B式）。在理論上和實用上這個體系都不無可議的地方。本文作者試爲假設，若採取單一的標準，則各種句型將作如何之分析：此單一標準或爲施受關係（A式），或爲位置（C式），或爲儘可能地應用每句必有一主語之原則（D式）。

本文的三分之二以上的篇幅用於句子的詳細分類，分爲四類十型，有一型再分別幾組的。作者的希望是，雖然本文對於如何決定主語這個問題沒有作確定不移的答案，這個比較詳細的句型分類可以供給繼續討論的基礎。

這篇文章的初稿的題目是「國語裏的主語，賓語，和它們的位置」，目的是要把這兩個句子成分的位置和與此相關的條件分別說一說。寫着寫着，困難就來了，有些句子裏的某一位置上的某一個語詞，到底是主語呀還是賓語，頗難確定。換句話說，什麼是主語，什麼是賓語，還需要再檢討檢討。

主語（或主詞，主格，即 subject）和賓語（或賓詞，賓格，目的格，即 object）^{（註一）}是語法裏最基本的概念，沒有一本講語法的書不講到，而且都講的很明白，很容易辨別。但是這些書，尤其是為教學用而寫的那些，裏面的例句都是經過一番選擇的，實際上可能遇見的一些「疑難雜症」都有意或無意地避免了。可是這類例子可能影響整個的造句觀，即句子分析法，是中國語法裏極重要的一個問題。

國語的句法分析比較印歐系語言困難，有兩個原因：一，隱藏和省略的部分太多；^{（註二）}二，缺少語形變化的依據。一般地說，用來分別或幫助分別主語和賓語的評準有五項：

（1）代詞和名詞（以及冠詞）的「格變」（case-form）：這些語詞本身的形式就足以決定它是主語還是賓語。

（2）動詞的「身」數「語態」（voice），尤其是「語態」：自動語態句裏的賓語到了被動語態句裏就成了主語。

- (3) 前後位置：例如「主語——動詞——賓語」，或「主語——賓語——動詞」。
- (4) 施受關係：除被動句外，施事的 (the actor) 是主語，受事的 (the acted-upon) 是賓語。(註²)
- (5) 把主語和謂語對立起來：例如說，主語是「陳述的對象」(“what is talked about,” “the person or thing about which something is said,” etc.)，謂語是「陳述的話」(“what is said about the subject,” etc.)。

凡是具有相當完備的格變的語言，對於位置就不很拘泥，例如拉丁語「女見男」這句話就可以有 *Hominem femina videt* 或 *Femina hominem videt* 或 *Hominem videt femina* 或 *Videt femina hominem* 種種說法。反之，如英語，名詞和一部分代詞已經沒有格變，就不得不主要地依賴位置，如 *The boy likes the dog* 和 *The dog likes the boy* 這兩句話就完全由位置來決定哪是主語，哪是賓語。但是位置不能決定一切，例如 *So much I admit*, (but no more) 和 *So much is admitted*，這兩句裏 *So much* 的位置相同，但是在第一句裏是賓語，在第二句裏是主語。這裏見出動詞形式的決定作用。在大多數句子裏，主語和賓語的分別恰恰就是施事和受事的分別，但在剛纔這兩句裏頭，*so much* 都是受事，而不都是賓語。更明顯的如 *John* 在 *John gave a book* 裏是施事，在 *John was given a book* 裏是受事，而同是主語。這也是由於語態不同。

格變、語態、位置，這三樣都是形式的評準，施事受事的分別，和主語謂語的分別，這兩樣是意念的評準。印歐系的語言，無論象拉丁那樣完全倚賴格變和語態，或是象英語那樣一半倚賴格變一半倚賴

位置，總之都是倚賴形式的評準。對於這些語言，主語和賓語的意念的內容只是語法學者的論題，只有理論的興趣，沒有實用的價值的。但是國語的情形就不同了，名詞和代詞沒有格變，（註三）動詞沒有語態。主語是「陳述的對象」，這只是一句空話。我們所能憑藉的只有位置和施受關係這兩項，而這兩項評準給我們的答案，有時候一致，有時候卻不一致。

因此，比較妥當的方法是先依照位置和施受關係分別一些句子類型，然後再討論各種可能的分析法。如此，即使討論方面得不着什麼結果，討論的基礎還在，不至於「把車子套在馬前頭」，注定了非失敗不可。

因為施事和受事因對比而顯，我們不妨先討論包含兩個重要甲級詞的句子，後討論只有一個重要甲級詞的句子。「甲級詞」包括名詞和代詞，以及別的語詞或詞羣用在常用名詞代詞的地位上的。（註四）甲級詞必需是重要的，就是必需和動詞密切相關，有施事或受事的作用的，所以象「我等了三天的」「他一隻腳站着」之類的句子是歸入只有一個重要甲級詞的一類的。同時，包含三個或更多的重要甲級詞的句子如「你給我一個信」之類，暫時也不另項討論，因為這類句子的分析不足以根本影響主語和賓語的分析。

二

若是我們拿「甲」字代表甲級詞，拿V代表動詞，那末所有的動詞句，除了極少數例外（如「來！」「明

天呢？」，可以基本地歸入四羣：(1)甲一V甲二；(2)甲一甲二V；(3)甲V；(4)V甲。每一羣又可以分別幾個類型。

(1)甲一V甲二羣

這類句子又可以分成兩個類型，一類常見，一類比較地不常見。

(1a) 甲一施事，甲二受事。這是最常見的一個類型，例如：

大魚吃小魚，小魚吃蝦米，蝦米拱起背。

有錢的出錢，有力的出力。

這裏頭，甲一是主語，甲二是賓語，誰都是這麼分析。若是用S代表主語，O代表賓語，那末這個句型可以寫作SVO。(註7)

(1b) 甲一甲二都是受事。比較上一類型，這個類型的句子少得多，但是也還常常遇得着。例如：

好鐵不打釘。

這塊玉……只好碾一個南海觀音。(《京》10.5)

忽然聽得本科探花點了個旗人。(《兒》36.21)

駐華大使也換了馬歇爾。(日報)

這幾樣都各包號上名字了。(《紅》77.2)